

侯

鯖

録



侯

鯖

録

趙令時
撰

中華書局

侯鯖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
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
知不足本用芸川書院本稗
海本及舊鈔本合校故據以
排印

侯鯖錄序

漢樓護字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唇舌之號。爲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爲鯖。世謂之五侯鯖。蓋天下之至味矣。夫聊復翁趙德麟。名令時。爲前宋宗室。安定郡王。以才美見喜於海。於字蘇文忠公。嘗取諸儒先佳詩緒論逸事。與夫書傳中及人所嘗談隱語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蒐遠證。著之爲書。名曰侯鯖錄。意亦以書之味比鯖也。余未第時。每以不獲一經目。迨今深實恨焉。正德歲乙亥冬。乃以應天之高淳令。有政於府。過南都。前義烏尹趙士亨。時以母海虞。憂家居。酒閒。半入取是編出。授余使閱。恍若登李膺之門。而揖宋纖之面目也。士亨因告余以且將被諸木。俾見于世。子盍一言。以弁厥首。余搖手曰。姑舍是。姑與士亨嚼二公之鯖。以求其味。夫天下有有味之味。有無味之味。有味之味。能味乎一時。而不能味于時時。與天下後世。無味之味。細咀而始知。愈嚼而愈美。達可以調商家之鼎。窮可以樂顏巷之瓢。其天下之至味乎。德麟之鯖。厥味之能然與否。知味者固能辨之。若樓護之所味。則以權貴之味爲味。其味也。正子思所謂犬馬畜。伋而下陳仲子一等人所不食者。於德麟之所味。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士亨爰作而對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請錄爲鈇。余听然笑曰。有是哉。涿鹿頓銳識。

侯鯖錄卷第一

宋 聊復翁趙德麟撰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

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出文選第五卷

正俗云。或問。今以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荅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

耳。左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氈亦爲有緣。故

得名池耳。俗閒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

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緣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苦臥綠沈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

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注引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

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了令角端。案今本事類賦注堂作案了作丁侯攷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學作詩云。可本何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

字。丙者。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月案文選

子無八字。○又案三諸本俱作二。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云嘉魚乳穴中小魚。能久食。力強於乳。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復何能擇丙日出入耶。鄺善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山中有丙穴。穴方數丈。有嘉魚。嘗以春末遊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廣南呼食爲頭。梁元帝賜功魚爲餌。梁科律生四管爲一床。梁簡文答徐摛書時設書帳中置筆床。梁令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案此條註文各本舛誤今從北戶錄訂正。

竹生花。其年便搭。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搭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

非木。符必六十。復亦六年也。案以上二條俱本北戶錄。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不知出處。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其曹綱善爲運撥若風雷。不長於提絃。興奴則長於摧撚。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寫本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裏中。

桃菊以除不祥。菊若也。今人以桃枝灑地辟鬼。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桑字小束也。音蠶。毬音戎。細毛也。八毬毬字。

潘潘官切。潘昌枕切。二字皆汁也。但潘字不通用耳。

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補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解。後

見神仙藥名隱訣云。銅亦名丹陽。又一銘云。尙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

雲天下散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潁州頓氏一鏡。銘云。鳳皇

雙鏡。南金裴案各本俱云鳳皇雙。瑣瑤帶。裴今從寫本。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案各本俱云翠

本同心相親。照心照膽。壽千春。西京雜記云。漢有方鏡。廣四尺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

則倒見。以手覆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

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卽殺之。予家有一鏡云。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日月

世少有。刻治六官寫本。悉皆在。長保二親利孫子。芸窗本。傳之後世樂無極。後又得一面。云二皆大鼻。

此一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魯國二字。可識之。奇古如鍾鼎樣。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見一鏡。背花

妙麗。又有貞字飛霜四篆字。鏡名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老蘇作雷太簡墓銘云。嗚呼太簡。不顯祖考。不有不承。隱居南山。德積聲施。爲取於人。不獻不求。旣獲不

庸。有功不多。我銘孔悲。案嘉祐集。此大語妙。有三代文章骨氣。爲文之法也。案自白樂天羅隱行。至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亦的

矣。予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爲妙。

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倖，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

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國三夫人也。諸本俱云三大夫，今從寫本。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盃曲，又樂府雜錄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大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

朝元豐中，畢仲衍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閬州神海本中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盃蓋。寫本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

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為三雅池。予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錢。諸本

金今從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注云次曰中雅，注云七升。案諸本小曰季雅。注云五升，案從海虞及寫本，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恐盛酒器，非飲器也。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國史補增唐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榜。案諸本俱作榜，從之。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案諸本並誤作甘

改正改甘子出羅浮，開元中常以入貢，亦見國史補。為四蒲桃，寫本蒲桃，案諸本俱作榜，從之。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案諸本並誤作甘

實事不出八九。諸本並云：最有實事，不始范曄以諸香品味，無味字。時輩條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

類也。案以上二條俱出唐國史補。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寫本誤積。賣藥宋清。案國史補云。故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予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註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豈莽時殘啄之餘。所謂四百人。皆贊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爲莽稱雋耶。

文選古樂府名都篇。寒鼈炙熊蹯。又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注。謂今之脰寒也。引鹽鐵論云。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又資暇云。今之渣肉謂之寒。又廣韻云。煮魚煎食曰脰。案此條與獨醒雜志略同。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戶千二百二十三萬。舉其成數。後漢千六十。案諸本百。今據文獻通考改。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

十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九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朝藝祖二百五十六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十七萬。案諸本俱云八百六萬。今據文獻通考改正。仁宗一

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出今國史。

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於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員

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嶽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寫著花春更繁。從容一衲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髡。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芸窗神海本俱作還稍揖皇英頽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旛。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噉。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縻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晚來光彩又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案參寥集六月作五月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吳幾先廉宣仲辨論云云似當作五月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云頭如翔鸞。月芸窗本目頰光。背如安輿。臆方。心知不載田舍郎。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樹蔭綠樹陰低春晝長。雙鬢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廢中萬馬驅歸范陽。天子乘騾蜀山險。路滿川苜蓿爲誰芳。旁注七字從本集校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遊也。嘗賦韓幹馬詩云。天寶天子盛天廐。吐番入馬上天壽。紫衣馭吏徧坐前。騎入金都門不容驟。西極苜蓿爲誰得。肥六閑飛黃臥嗟羞瘦。乾元千秋又承明殿下誰把筆。當年時

人無出幹右。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鐵勒夾口重兩銜。墨絲非尾合雙紐。天門未上人。就觀老胡驚。嗟失開口。生搜朔野空毛羣。死斷世工無後手。當時天子惜不傳。送入御府置官守。胡塵勃鬱燕薊來。宮闕蕭騷既焚後。誰拚千金出手收。芸窗本收足踏萬里避奔走。幾經蹂躪道邊塵。今日寧無紙上垢。尊前病客不識畫。但驚骨氣世未有。西北駿足無時無。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無手世手無能不冝休。往往氣骨陋如狗。旁注十二字。從本集校。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芸窗海虞本垂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宜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絨之。貴易於藏隱。

刊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冊也。魏禰衡處士致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後

相承刺謁者見通名紙爲公狀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矐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爲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爲褻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洩器謂之虎子。或爲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于

神海

緩者。爲臥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風。

神海

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機

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爲名。今謂之衮毯。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競病且低顏。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唯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此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蠭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飾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

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揜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謫

寫本海

本賁。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

須次第裁。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公閒居汝陰時。一妓甚韻。

芸窗神海本類

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

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額。

神海本據

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

遠。諸本作春色去

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漁隱作二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菱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

十頃秋。東坡復自穎移維揚。作詩寄予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

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神海本據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

蟾蜍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胭脂。

北城月落烏啼後。

神海本據

便是孤舟腸斷時。案二詩宛丘集不載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這

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

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

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秉芸窗碑海本東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髮老參軍刺羅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供客

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此條寫本無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遊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

語嘗題于壁後秦少遊薄遊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此條寫本無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舳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

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

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此條寫本無

醉花宜書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將士宜鳴鼙醉文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雋人

宜益觥盃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此等語二字似符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

語此條寫本無

侯鯖錄卷第二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元之責海本調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官寫本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慙慙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亦妙語也。案諸本俱脫扶風喬木云云。至末誤以下段寒日邊聲斷云云。接太真外傳詩云之下。今從寫本訂正。

滕達道長於五言。省試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裝劍佩。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莒公詩云。

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無處刺淒涼。漢皋珮冷臨江渚。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煩繡隨。

舞臺收影費驚腸。南朝樂府休唐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素鱗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忍相望。

諸本欲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諸本香。可憐無意傳雙

蝶。盡委芳心與蜜房。案上二詩與瀛奎律譜異六字側注于旁。

穎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詩云。案公指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

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遏空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計年。案石林詩話向夕作

新木便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

刀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惱水邊樓上時。

唐武宗卽位。獨奮怒曰。案此條前似有脫漏觀獨怒字及下文始去字可見神海本云卽位罷窮吾天下

者。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

京二寺。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

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其

奴婢至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并冠之數。良田數千頃。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

民直。歸於有司。寺材芸實海陵州縣得以忝新其公宇傳舍。後二年。宣宗卽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

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率興三寫本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本朝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千寺，陳襄述古判祠部，日說云：出江隣幾雜志。

杜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遂知唐人已用櫻桃酪也。

李商隱江之嬌

海虞本誤嬌

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

柳，一日三起三倒。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游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歎甚，將別，出小碧牋，書詩爲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片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繡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鴈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爲誰歸。